

中山樓(風水樹楓香樹)_臺北市北投區陽明路二段15號



從臺北市區搭車出發，一路沿著蜿蜒的山路登上陽明山，撲鼻而來的硫磺味提醒著我們，這裡是一座仍在活動中的「活火山」。在走進青邨園區之前，實在難以想像火山上竟有座覆蓋著綠色玻璃瓦，擁有紅簷白牆、氣派宏偉的中式宮殿式建築。這座建築正是印在百元鈔票上的陽明山中山樓，也是全世界唯一建於硫磺口上的大型建物。

建於1966年的中山樓，原是為了紀念國父孫中山百年誕辰所建，其融合了中國傳統的元素與現代技術的獨特風格，更使它成為臺灣現代建築史上的重要代表之一。當時的設計者、後來被譽為「臺灣第一女建築師」的修澤蘭，面對火山地形和硫磺氣體的挑戰，花費了相當大的心血。她選用抗腐蝕能力強的建材，從外牆到屋頂的材料，甚至連室內的家具，都是採用能夠抵抗硫磺侵蝕的特殊材料，以確保中山樓的耐用性和安全性。

此外，翻開臺北市的地圖，可以發現中山樓、士林官邸、圓山飯店與總統府這四座建築物，剛好能連成一條直線。另在中山樓牌樓前的青邨國建館庭院內，有一株號稱風水樹的「楓香樹」，座落在這條線上，據說當時便是以此樹為基準選址，因而流傳一句話：「先有風水樹，後有中山樓。」而這條被稱為「帝王軸線」的都市傳說，更增添了中山樓的神祕色彩。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山樓的功能逐漸從政治會議場所轉變為文化與觀光的重點地標。如今來到這裡，不只能欣賞建築的壯麗，更可以沉浸在陽明山的美麗自然景觀中。離去前，別忘了拿起手中的百元鈔票，對著中山樓來一張合影，留下與歷史相遇的美好回憶！

小北街22巷_臺北市士林區小北街22巷



主祀天上聖母媽祖的慈誠宮附近，環繞著以東西南北命名的道路。走進小北街這一條不起眼的巷子，赫然發現它的獨特魅力。狹窄的巷弄兩側，紅磚建築斑駁陳舊，綠色鐵皮掩映其間，還有新建案鋪就的黑牆，構成了一幅時代的縮影。這樣曲折狹窄的設計，似乎在訴說著昔日繁華的記憶，或許曾經這一帶有著許多類似的巷弄，但隨著街區的翻新而漸漸消逝。

士林圓環小北街口的「德福診所」是這一帶紅磚洋樓中的一棟，外表仍保留了日治大正時期興建時的精細雕琢；而位於洋樓後方的「穿屋巷」，便是小北街22巷。過去屋舍比鄰，為了讓巷內的住戶方便通行，因而形成了巷子從住屋底下開過的特殊模樣。

2022年的臺北街角遇見設計，選定了小北街22巷做主題，將曲折的小巷重新設計包裝，打造成作品〈探探桃花巷〉。以桃花的意象，藉由霓虹燈管和壓克力等具有青春感的材質，重新為巷弄帶來光

線與繽紛，邀請大家走入這條狹窄而安靜小巷，找尋自己的幸運六瓣桃花。

在士林遊玩時，如果想感受歷史的印記，不妨調整一下路線，繞去士林圓環，就能夠看到許多歷史悠久而保存完整的建築物，看著它們如何在新時代繼續昂首，或像士林公民會館一樣經過整修後繼續活用，又或是像小北街一樣因應新時代而有了新妝點。

岩山新村（啞哩岸石牆）_臺北市士林區芝玉路一段79巷2號



下了公車以後，走進芝玉路一段，即便還在臺北市，卻感覺彷彿穿越時空，回到上個世紀。雖然路上沒什麼行人，但不時有車子呼嘯而過。本來以為會在某個路口看見岩山新村四個大字，不過卻沒有看到。或許是因為居民性質的緣故，相較於其他眷村留下了很多記述，岩山新村居民的紀錄相對較少。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至臺灣後，許多公務員也隨著政府一同來到臺灣。1950年，蔣中正總統復行視事並設置士林官邸以後，奠定了士林成為重要政治據點的地位。隸屬於國防部的保密局以及1955年改組後的情報局（兩者皆為軍事情報局前身）同樣在士林辦公，員工及眷屬自然也就近在士林一帶定居。軍事情報局過去在臺北市的眷村中，就有十二個位在士林。

岩山新村最早並不在列管眷村當中，當時因為是居民隨著單位遷入以後自行就地落腳打造的住所，

後來才由軍情局正式列管。岩山新村的建築是因應各時期需求陸續建成，反映了特定族群歷史發展及記憶。最具特色的是唹哩岸石牆體，當年居民選擇砌牆石材時，就是因為唹哩岸石價格不貴，而且距離產地不遠，加上質地堅硬、耐火，紋路優美，當年的石牆迄今仍然屹立不搖。

岩山新村位於芝玉路一段79巷的三棟建物已經在2015年登錄為歷史建築，目前被圍籬圍了起來，或許等到之後開放，就能夠更加了解原來居民生活的樣態。

花卉試驗中心_臺北市士林區仰德大道四段175巷32號



位在士林區的花卉試驗中心，隱身在陽明山半山腰。這座1949年成立的試驗中心，最初是以種植水果類樹木所設立的「陽明山柑橘示範場」，然而因氣候適合培育花苗與其他樹木，後改為栽培與收集茶花、杜鵑花等花卉為主。1970年代移交臺北市政府管理後轉型，成為今天市民日常休憩與學習植物知識的好去處。

佔地約4公頃，相當於半個植物園大的花卉試驗中心，內部除了有專業的植物試驗場，更有展示豐富花卉品種的花園。園區裡分成好幾個區域，茶花、杜鵑、香草植物、楓樹、櫻花與溫室等。春天賞櫻、夏天賞蓮、秋天賞楓、冬天可賞梅。試驗中心內更設有溫室，種植多種蕨類與多肉植物。遊客漫步其中，不只能感受到四周植物的綠意盎然，也能與大自然親密接觸體驗；無論何時來訪，都能看到不同的花卉綻放，給人耳目一新的感受。

試驗中心定期舉辦各式花卉手作課程的「綠化教室」，常吸引不少對園藝有興趣的市民參加。這些課程涵蓋從基本的種植技巧到高階的植物護理，不少人利用週末時間來此參加活動，放鬆身心，享受與植物相處的愜意時光。除了花卉展示與試驗，試驗中心周邊的自然景觀也不容錯過。沿著園區的小徑漫步，映入眼簾的是綠意盎然的樹林與平靜的池塘，遠離城市的喧囂，這裡成了許多人假日散心的首選。

新庄仔埤_臺北市南港區昆陽街171巷1號



坐落於南港昆陽公園旁的新庄仔埤濕地，是南港三大埤塘之一。這片歷史悠久、渾然天成的天然埤塘宛如隱身於都市叢林中的一顆珍珠，早在清朝道光年間，便已在先民的地契和文獻中留下記載，那時的新庄仔埤面積廣大，現在的玉成國小、瓶蓋工廠臺北製造所，當年都是新庄仔埤的一部分。與臺灣常見的人工埤塘不同，南港遍布的埤塘可說是上天給予的饋贈，這些星羅棋布的天然埤塘不僅是先民不可或缺的民生與灌溉用水來源，同時更具調節水位的功能，從而使南港能免受洪澇之苦。

作為南港前幾豐沛的淡水資源，新庄仔埤的命運與當地人的發展休戚與共，清領、日治時期，新庄仔埤以一己之力餵養東新庄仔莊在內的許多村莊，然而，隨著近代都市發展與經濟轉型，新庄仔埤也無可避免地迎來了面積縮減的命運，數十年的土石淤積，導致如今的新庄仔埤的面積早已難復往

日，可不幸中的大幸是，由於新庄仔埤有相當大一部分是軍方的管制區及私人土地，因此，與那些已然消失的埤塘相比，新庄仔埤的水域與周邊淺山環境其實還維持著相對自然的環境。

如今，新庄仔埤已被公告為公園用地，成為愛鳥人士常去的賞鳥天堂，根據臺北市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所做的生態調查，整片新庄仔埤共棲息著十六種不同的水鳥，除此之外，如果運氣好的話，甚至還能看到被列為二級保育類的麝香貓和三級保育類食蟹獾喔！

敦化藝術通廊_臺北市敦化南北路中央分隔島及槽化島上 (民權東路至基隆路)



敦化南北路，其實是戰後才出現在臺北的一條相對「新」的道路。1950年，政府決議開闢敦化北路，將松山機場與市區連接起來。隨後適逢美援資金的到位與挹注，這片昔日布滿農地與農舍的區域搖身一變，成為今日臺北最為重要的林蔭大道。隨著林安泰古厝的拆遷，敦化南路也於1978年全線通車，完成串起臺北南北交通大動脈的發展。

1980到1990這段期間，接壤松山機場的敦化南北路，吸引了大量企業進駐，成為企業總部、金融機構、飯店與百貨商場的集中地。當時，環亞百貨、中泰賓館、臺灣首間麥當勞、雙聖冰淇淋等都曾風靡一時，找流行來這裡就對了！1999年，因應敦化南北路的國際化形象，臺北市政府啟動了「敦化藝術通廊」公共藝術設置計畫，透過公開徵選，在一百多件作品中決選出了 9 件作品，分散設置於敦化南北路段，使街道成為一條長達兩公里戶外藝廊，增添了濃厚的文化藝術氣息。

這些公共藝術作品由南至北，分別為基隆路口的《源》、和平東路口的《稻草人》、信義路到仁愛路間的《自在》、安和路口分隔島的巨型鳥籠《鳥籠外的花園》、敦化南路與市民大道交叉口的《時間斑馬線》、市民大道到八德路間的《山居》、南京東路口的《如魚得水》、民生東路到民權東路間的《嗡嗡的風景》及《飛躍東區》（移置優化中）等作品，如今都成為了臺北城市景觀中的一部分。

敦化南北路不僅是臺北市的重要交通命脈，更是城市變遷與發展的縮影。從早期的農地，到成為繁榮的商業中心，再到推動公共藝術計畫，這條路見證了臺北東部的蓬勃發展。它不僅連接城市的南北，還串聯起歷史、文化與未來，象徵著臺北在全球視野中不斷前進，邁向未來。

蔣渭水紀念廣場_臺北市信義區崇德街267號旁



雖然以蔣渭水先生紀念廣場為名，但這裡更像是一個私房的祕境。從捷運六張犁站一路走來，道路漸漸變窄，坡度緩緩上升，早晨的路上幾乎沒有車輛，襯托步伐更顯閒適；走上寬度剛好供兩人散步的石階，來到此空間並不算大，恰可容納兩張橫椅，以及一座紅字寫著「革命先烈蔣渭水先生之墓」的石碑，石碑下方刻著蔣渭水的遺囑：「凡吾青年同志務要極力奮鬥，而舊同志需加倍團結，積極的援助青年同志，力求同胞的解放啊！」，寫出他要臺灣人「加倍團結」的期許。

1931年8月5日，蔣渭水因傷寒過世，年僅41歲，仍是青壯的年紀，但他致力於臺灣文化啟蒙運動，並爭取臺灣人應享有的權利，創立了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報》、臺灣民眾黨等，受到許多民眾敬重，因此即便日本殖民政府派出警員、特務監視，仍有五千人出席他的葬禮，送他最後一程。1931年時，他下葬於大直山公墓，但在1942年公墓因戰爭時期被徵用為軍事要塞用地，蔣渭

水的骨灰罈被迫暫放於關渡；戰後1952年在其舊同志的募款下，在六張犁芳蘭山麓建立紀念碑並將其遷葬至此，又六十餘年後才回到故鄉宜蘭安葬，這裡只留下衣冠塚。

由於遷葬時政府將蔣渭水定調為「革命先烈」，所以墓碑上的文字也是由時任副總統、一級上將陳誠所提。墓碑下所刻的遺囑也因應時勢有所修改，比如「無產階級的勝利」改為「吾人預期之勝利」，頗有時代氛圍影響的痕跡。但無論如何，蔣渭水為臺灣人奉獻的精神，直至今日仍有不少人來此緬懷，而眺望著整個臺北市，宛若他仍守護著臺灣。

林森公園鳥居_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88號



走出捷運中山站後，沿著南京東路向東走去，經過四周高樓大廈林立的區域，映入眼簾的整片青鬱讓人難以想像這裡在戰後曾經是跟中華民國政府遷至臺灣的國軍士兵們落腳的地方，更難想像在更早之前被稱為「三板橋」的此處是日治時期火葬場、共同墓地的座落處；而1919年的一次葬禮成為讓這裡有不一樣氛圍的契機。

1918年，甫結束日俄戰爭的明石元二郎接任第七任臺灣總督，在他任內，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與嘉南大圳工程開始啟動，但他卻在1919年年中染病，10月回到他的故鄉福岡靜養，最終死於福岡，不過依循著他生前的遺願，再度來到最熱愛的臺灣，就埋葬在三板橋的共同墓地內。

1919年11月4日，明石總督的棺木經過大街，來到三板橋的墓地，來到他的墓碑，在眾人祭祀後下葬，紀念這位短短一年多任期卻多次前往臺灣各地巡視的總督。如今的鳥居則是1920年第八任總督

田健治郎興建完成，宛若告訴眾人走過鳥居、走近墓塚，即是走入神靈的領域。

物轉星移，當1949年國軍陸軍第五十軍士兵來到臺灣，為了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便在這片公墓地上直接建立起眷村，甚至在明石元二郎的墓旁建立起公廁，直到1997年進行林森公園整建，這才讓成為曬衣空間的鳥居再度於大眾面前亮相。

現今，當我們轉入林森北路眼前一片大草皮，可以見到豎立著一大一小的鳥居，大鳥居便是日治時期明石元二郎墓的鳥居，至於小的鳥居，則屬於明石總督的秘書官鎌田正威墓塚的鳥居，至於墓碑曾經作為民居的建材，如今則收藏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當我們站在這兩座鳥居前，若跨越這兩座鳥居，便是走入另一個境地，就在這座城市的中心，神靈與人間的交界存在於此。

李臨秋故居_臺北市大同區西寧北路86巷4號



來到一代音樂人李臨秋故居，就能讓你沉浸在7、80年前人們家居生活的氛圍和細節當中。

從〈望春風〉到〈四季紅〉乃至〈補破網〉，李臨秋多首知名詞作到現在都還廣為流傳。從「雙人相好有所望」裡戀人忍不住的笑意，到「想欲補無半項」中人們即使無望也得要求自己堅持下去，李臨秋的詞作都能抓住你我在生命歷程中各種各樣的狀態。

李臨秋家中原是殷實的糧商，但家道中落。1923年，李臨秋從大龍峒公學校畢業後，便不再升學，開始打零工維持家計，曾經煎過紅豆餅、當過小販、工友，最終進入故居附近、母親二叔茶商陳天來經營的永樂座工作，漸漸讓他有一展長才的機會，從電影《懺悔》、《一個紅蛋》配樂的填詞開始，逐步到創作劇本，再到1955年成立永樂影業社涉足電影。而他的故居宛若見證了他的人生起伏。

李臨秋故居建物原為陳天來家族的茶工廠，後來才改成住宅使用，但這座故居經修復及再利用成紀念館，不僅是一個展示手稿、宣揚李臨秋音樂貢獻的地方，紀念館所在的大稻埕地區，一向受到許多喜歡歷史、喜歡傳統小吃和老物件的人們喜愛，從茶行到市場，從廟宇到教堂，都經常藏有許多故事。好比說在故居不遠處的大稻埕公園，不只有李臨秋的塑像，更會定時播放他創作的歌曲，讓人從聽覺追尋他的蹤跡；如今加上李臨秋故居，大稻埕又多了一個能來聽故事的好地方。

鐵路局北淡線（圓山站）宿舍_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9巷13號



從捷運圓山站出口走出來，就能夠直接看到昔日的舊北淡線圓山站宿舍。1901年8月25日，連接臺北與淡水的鐵路支線北淡線通車，舊北淡線圓山站宿舍是北淡線鐵道少數留存建築之一。建築物建成年代大約是1900年，是過去鐵路局的圓山站長宿舍，當時的圓山站可以通往圓山公園、動物園及護國禪寺，也能夠連結地方信仰中心的保安宮與孔廟，可以說是重要的交通節點。

圓山站宿舍保存相對完整，日本傳統住宅的配置都有保留，也留有前庭及後院，歷經整修以後，目前以關東煮店円山駅的狀態繼續營業中。附近也立有告示牌，細細解說了這棟歷史建築，例如屋面上的鬼瓦、外牆的雨淋板、宿舍空間內部格局或是地下基礎磚拱構造。值得一提的是，建築的基礎因應臺灣潮濕的氣候而有抬高以阻絕潮氣，並設置通風孔維持通風。

雖然現在已經沒有動物園了，不過圓山站附近還是有許多值得一去的景點，例如花博公園、臺北市

立美術館、臺北孔廟、大龍峒保安宮、臨濟護國禪寺。在進出捷運站時，或許可以多繞幾步路來見證一下當年北淡線的歷史建築。如果在關東煮店營業時間前來，就可以在日式建築內享用日式料理，並好好仔細參觀圓山站宿舍的建築內外了。

中山堂(水牛群像)_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98號



黃土水，1895年出生於萬華，在國語學校就讀時，畢業展覽的雕刻作品讓校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5年在校長的熱心幫助下，黃土水申請到東京美術學校就讀，而且還申請到了獎學金，讓他用不著煩惱學費問題。他不僅是東京美術學校創校以來第一位臺灣留學生，也是臺灣留日學習美術第一人。

1920年時，黃土水更以富有臺灣本土特色的雕塑《山童吹笛》，成為臺灣史上第一位入選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的臺籍藝術家。1930年時，他將長年對於臺灣水牛的觀察，化作大型雕塑並打算再次參選帝展。然而，由於積勞成疾，最後在作品完成前，因為腹膜炎而離世。1937年時，黃土水遺孀廖秋桂將《水牛群像》捐贈給臺北市役所，後來鑲嵌在臺北公會堂二樓與三樓間樓梯前的中央牆壁展示。

在《水牛群像》的雕塑中，三位牧童將五隻水牛帶到芭蕉樹下吃草、休息、悠遊，一牧童騎在牛背上，手持竹笠；另一牧童立牛側，以手撫水牛，呈現出臺灣農村的閒適風景。由於原作是石膏，隨著時間過去，顏料開始脫落，在1983年時，文建會（今文化部）將《水牛群像》翻製鑄銅，在國父紀念館展出，並在展覽結束後，將複製品送給臺北市立美術館及國立臺灣美術館，而翻製時的玻璃纖維原模則交由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正因為如此，在臺灣的北中南都能夠欣賞到這個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臺灣近代美術指標作品。參觀中山堂時，一定要記得走上二樓，看看臺灣首位入選帝展的藝術家黃土水最後作品的風采，也試著感受他作品中的亞熱帶風情以及臺灣意象吧！

城南紀事，台北既事_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230巷口



從捷運公館站沿著人聲鼎沸的公館商圈，走到寶藏巖山腳入口處，2020年才透過眾人共同創作而成的《城南紀事·臺北既事》——一幅由近二十多塊鐵板，組成長達近100公尺的巨型鐵雕藝術光牆就會映入眼簾。

作者成若涵，為了讓作品更貼近在地居民的生活經驗，在創作過程中舉辦了四場紙雕工作坊，邀請超過135位居民、學生和店家參與，以及訪談在地居民，共同打造以紙雕手法，結合常民生活與地景風貌及歷史的鐵雕藝術光牆。

《城南紀事·臺北既事》主要由藍色與綠色構成，象徵了城南地區的綠樹跟藍水，刻畫了從1950年代起到現代的城南變化，內容包括寶藏巖、萬新鐵路、水源市場、臺灣大學、臺電研究所、自來水園區與紀州庵等地點的歷史變遷。仔細觀察這面光牆，可深刻地感受到，這不僅只是單純的景觀雕

塑，可以說是一幅城南歷史尋寶圖，記錄了城南歷史與文化的故事地圖。

除了大時代的歷史與地景描繪，作品中還融入了許多個人的記憶與故事。例如居民兒時在河邊玩耍不慎落水的經驗，或是空襲警報、軍事基地與防空洞等戰時體制經驗，這些細節讓光牆充滿了溫度與人情味。在欣賞時，不僅能看見城南的歷史軌跡，也能感受到與自身生活的連結。

正如同作品之名一樣，整座城南的故事，就這樣被濃縮在小觀音山下。

臺北植物園腊葉館(佛里及早田文藏紀念碑)_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53號



這片占地八公頃的植物園，在大臺北的都市叢林中宛如一座遺世獨立的祕密花園，但你知道在這片一望無際的自然景致當中，有著一棟百歲高齡、還是臺北市市定古蹟的「腊葉館」嗎？

這棟棲身綠意，全身以紅磚建造而成的「腊葉館」興建於1924年，所謂「腊葉」，指的是那些經高溫烘烤的葉片標本，而從這個名字不難推測出這座老房子的用途，是全臺灣最古老的植物標本館。

作為臺灣萬千植物標本曾經的「家」，腊葉館堪稱是「臺灣植物學的聖地」，你可以看見一百年前植物學家們用來採集植物的工具、珍貴且歷史悠久的植物標本，以及那道出過往的一幅幅精美標本製作漫畫。

在腊葉館周邊，你能在館外看到兩座隱身綠意之中的紀念碑。靠近池塘的那一座，紀念的對象名為早田文藏，是一位出身日本，但卻將畢生研究心力都奉獻給臺灣的植物學家。根據統計，在日治時

期臺灣採集到的3900多種植物標本中，早田文藏一個人就新命名了1700多種。館內所藏由他所命名的「Taiwania」臺灣杉標本更是全球第一份模式標本，至今仍是腊葉館的鎮館之寶。

因為早田文藏如此卓越的貢獻，他被稱為臺灣的「植物學之父」。然而如此嘆為觀止的成就背後其實還有一位幕後功臣，他就是在早田文藏雕像對面，那名名為佛里 (Urbain Jean Faurie) 的法國神父。佛里神父一生兩度來臺，第一次奠定了臺灣植物學的分類基礎，而第二次則鞠躬盡瘁病逝臺灣，當早田文藏來臺研究後，佛里神父把他採集的上萬份標本悉數轉送給他，正因如此，早田文藏這才能將臺灣的植物學研究推向一個更高的巔峰。

自1924年建立以來，腊葉館便吸引了許多植物學者的駐足，他們辛勤蒐集並整理的標本存放在這座館內，數量最多超過50萬件。2000年，由於館藏空間不敷使用，原藏於腊葉館的大部分標本被遷至林業所森林研究大樓，而腊葉館亦因此轉型，從原本學術氣息濃厚的研究空間，轉變成一棟以科普植物學為宗旨的博物館。

寶藏巖歷史大斷面_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230巷進入



若從捷運公館站1號出口後，穿越水源市場、公館商圈，不一會兒的功夫就能夠到汀州路三段230巷入口，從這裡進入彷彿將開啟一趟探險。

走進巷內首先看到右手邊的公館停車場與停車場後的大片綠蔭，以及往下走的福和橋下腹地（綜合球場與永福公園）一帶，在1950年因鄰近自來水源地、總統府，短暫成為「臺灣北部防守區司令部」的駐地，甚至眼前的球場曾經是總統府憲兵的訓練營區。隨著1994年營房逐步拆除，寶藏巖入口的營房則是這樣軍事記憶中所留存的少數痕跡。

但在走進寶藏巖聚落之前，建議先到永福公園的大草皮上，在這裡能夠看到整個依山而建的聚落。

山，是公館的小觀音山，在康熙年間隨著泉州移民來到公館開墾，主祀觀音佛祖的觀音寺背山建寺，小觀音山因此得名。寶藏巖觀音寺也成為公館一帶聚落的信仰中心，雖然經歷清代、日治到戰

後多次改建，但仍有部分石雕、木雕與石碑保持著清代以來的古色，尤其是講述建寺過程的「觀音亭碑」更是清代1798年（嘉慶3年）所立。

1950年代以來，隨著大量軍眷、官員隨著國民政府來到臺灣，在經濟環境嚴峻的年代裡，居民們運用地素材自力造屋，包含著部分軍方的單身宿舍、官舍等，逐步建立起能夠安身立命的居所，形成寶藏巖聚落。

到了1980年代，隨著寶藏巖聚落被納入防汛與親水的都市計畫公園內，這些戰後居民的自力造屋備受威脅。1990年代在居民與社會各界的爭取下，總算於2004年通過認定為歷史建築，也逐步開放藝術家進駐的藝術活化，形成了如今「藝居共生」式的「寶藏巖國際藝術村」樣態。

走進寶藏巖聚落，就宛若是這趟探險的重頭戲，一個轉角便可以看到獨具特色的老屋新生命，那是各種設計巧思融入其中所完成的。邀請你一同來到寶藏巖探險，走入過去，也走進未來。

仁濟療養院、和平青草園_萬華402號公園_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2段42號



從萬華火車站出站，不到十分鐘腳程的地方，會遇上艋舺大道與西園路二段交叉路口上，這座三角形的小公園，有個可愛的名字——和平青草園。公園內有棟看來低調的磚造矮平房。平房左側有個「仁濟療養院」的解說牌。原來這座平房是清代臺灣對於窮苦人家關懷與幫助的歷史見證。

舊稱艋舺的萬華，曾和臺南與鹿港有「一府、二鹿、三艋舺」的美稱，是臺北最早期的市街，但也因為移入人口眾多，導致許多社會問題因應而生。1870年代左右（同治年間），在官方主導與板橋林家推動下，設立了救濟貧困兒童的保嬰局、安置棄嬰孤兒的育嬰堂、照顧行旅病人的回春院、收容老人的養濟院以及無主屍骨的萬善堂。進入日本統治後，這些社會福利設施被一一合併成「臺北仁濟院」。

1922年，在總督府的推動下，另外在現址蓋了院舍，免費收容精神病患。院內可見椰子樹以及廊道四方柱，是很典型的日式醫護院所。仁濟療養院不只是臺灣最早的精神病療養院，更讓當時的社會福利救助系統更加現代化與完整。即使戰後政權轉換，這裡仍持續收容精神病患，直到2004年，為了配合公園興建，才將此處業務結束，原業務遷到新莊分院內。

特別的是，療養院一旁那座巨大的石敢當，是為了過去在地面的臺灣鐵路縱貫線彎道鎮煞所設。隨著鐵路地下化以及療養院另遷他處，今天已不再有火車聲響的療養院舊址，依舊和一旁的特色遊戲場和平青草園與共融遊具，繼續擔負社會服務的角色，服務著每個來到此地的市民與旅人。

孝字號天橋（中華商場孝棟招牌）_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與開封街口（福星國小前）



中華商場可以說是許多老臺北人的共同回憶。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異地辦公，許多軍民也跟著一同到了臺灣。當時，臺北市的都市計畫沒有規劃這麼多湧入的人口，許多人在中華路的鐵路沿線，搭建臨時的竹棚屋就地生活。在1959年時，蔣中正總統視察時注意到了這樣的亂象，在他的指示下，中華商場應運而生。

中華商場自北門起，綿延至小南門，依照路界區分，分別以傳統八德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命名。這連續八棟的三層樓水泥建築，足足可以容納1,644戶租戶，其中包含了店家與住家，屬於住商混合的形式，期望以此方式解決過去的亂象。

1960年代與1970年代，是中華商場的全盛時期。由於商場的西邊即為日治時期以來的休閒娛樂街區——眾多電影院匯集的西門町，因此吸引了不少人潮；而在商場落成後數年間，附近也有一些初

具規模的百貨公司接連開幕（臺灣首間大型百貨公司「第一百貨」即位於中華路上），加上城中市場、衡陽路與博愛路等傳統商圈，配合周圍方便的交通（多條公車路線行經），共同形成當時大臺北最繁華的中心商業區。

到了1980年代，臺北市的商業重心逐漸東移，已經累積了2、30年歷史的中華商場榮光不再。再加上臺北捷運施工，中華商場終究面臨了被拆除的命運，昔日一字排開的建築最後成了現今的中華路。

現在中華路上的天橋是在2003年重新落成，上頭還特別鑲上了「中華商場」以及「孝」字，從天橋上眺望車水馬龍的中華路，彷彿可以看見1970年代中華商場的光輝歲月。如果你也喜歡看看老臺北的模樣，不如一起來中華商場孝字號天橋，走進這個回到過去的時光隧道裡吧！

豆芽菜巷_臺北市萬華區長泰街73巷



提到與新北市板橋區隔著新店溪的南萬華地區，這個古地名為「加蚋仔」(gara，凱達格蘭語沼澤之意)的地區，由於位處低窪地帶，有來自新店溪的地下伏流，在這裡湧出地面形成陂塘，孕育出被稱為「加蚋三寶」的豆芽菜、麻竹筍和茉莉花。

因為水質非常優良，在日治時期政府的刻意扶植下，此處種植的作物由甘蔗與花卉轉為豆芽菜與麻竹筍。今天的長泰街73巷一帶，在全盛時期可說是家家戶戶都會取水孵豆芽，也形成了頗具規模的「豆芽菜巷」。但大白天來到這裡，只會看到一旁的橘色塑膠大水桶以及巷弄牆上與臺語中竹同音的「德 / tik」字彩繪，實在很難想像這裡是出產豆芽的重鎮。

這是因為豆芽只要照到光，便會容易產生苦味導致口感變差，即使這裡水質優良，豆芽業者還是得在過了午夜後的凌晨，才能進行澆水與採收。工人們熟練地洗淨豆芽菜、去頭去尾將豆芽成為潔白的「銀芽」，裝箱後再送到不遠的果菜批發市場販賣。即使已不如過去興盛，但臺北仍有五成的豆芽來自這塊區域，每一碗切仔麵與陽春麵、說不定連日式拉麵上的豆芽菜，都是來自加蚋仔的呢。

從豆芽巷沿著長泰街往寶興街步行約10分鐘，就會看到堀仔頭公園內殘存未加蓋的水圳遺跡及楊聖廟，能让你更為立體地想像當年的豆芽盛世，若你仔細查看水圳，說不定還能看到些許清晨時洗淨掉落的豆芽菜遺留在水道上呢！

華江整宅_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294號



提到華江整宅，你可能未必有印象，但若說起「環形天橋」，這個頻繁出現在電視劇《有生之年》、電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甚至韓國女團NewJeans也跨海拍攝MV場景。從捷運龍山寺站出口，一路沿著和平西路向西前進，步行不用10分鐘，就會看到由好幾棟弧形五層樓建物，並由環形天橋串連起來的華江整宅社區。

華江整宅社區興建於1960、70年代，當時環河南路與和平西路一帶，缺乏完整的都市計畫，以及鄰近淡水河畔的水患問題，臨時搭建雜亂無章的住處，除了影響城市景觀外，居住品質也不甚理想。臺北市政府因而於1969年選定此處安置因公共建設與環境改善而拆遷的住戶，並配合華江橋的興建規劃起整建住宅，成為首個安置基地。也因為計畫龐大，意外媒合了影響當代臺灣建築甚鉅的六位建築師，在這裡進行了他們對於串連建築與住商的實驗。

走進整宅中，除了一樓營業的店家外，還可看見包含派出所、活動中心、市場、水塔以及污水處理等設施，完全是個自給自足的小世界，可能都會讓首次造訪此地的旅人驚訝不已。從藏身二樓住屋間的狹小樓梯登上三樓，是擺放著桌椅的空中花園，不難看出當年建築師們在居住空間的限制下，試圖透過公共空間串連改善住戶們的居住體驗。而最具特色的天橋，則是在當時以車為本的社會氛圍下被放進設計內。

華江整宅完工半世紀後，建築外觀確實不如當年亮眼甚至有些陳舊，但卻意外地保留了7、80年代「老臺北」的生活氣味，這反倒吸引了影視作品紛紛到此取景。下次到艋舺龍山寺或華西街夜市時，不妨多走幾步路來認識這座環形天橋吧！

艋舺福德宮_臺北市萬華區長沙街二段207號



在艋舺青山宮不遠處的長沙公園前，有座規模並不大的廟宇，這座落於在長沙街與環河南路交叉路口的的小廟，靠近一看可以從牌子上的「福德宮」得知是供奉福德正神的土地公廟。不過，這座土地公廟怎麼會在河畔呢？

根據紀錄，當時貨物會從第一水門的碼頭卸下，送到艋舺一帶最為熱鬧的「番薯市」，會有此名，是因為漢人在貴陽街一帶與平埔族人們交易番薯而來。時間一久，也逐漸發展出頗具規模的聚落，又稱「臺北第一街」。隨著聚落愈來愈大，落地生根的移民們，便在今天的西昌街119號前，蓋了間艋舺第一間土地公廟，也就是今天的福德宮。1979年，由於西昌街的拓寬計畫，位在拓寬後路中間的福德宮，原本也排定被拆除，但在地方人士奔走下，幸運地留在下來原地保存，直到1983年才整座被搬遷到長沙公園的現址上。

由於受到時任臺北市長李登輝協助，福德宮才能順力搬遷保留。工程完成後，地方人士也邀請李登輝來廟參拜，當時市議員林宏熙開玩笑說土地公會保佑李登輝一路當總統，這樁趣聞至今仍在地方流傳。

雖然福德宮佔地不大，廟內土地公左下側的虎爺公，傳統上庇佑財源廣進、心想事成，香火鼎盛，也是參拜時不可錯過重點之一。後方長沙公園內的「古番薯市舊址」碑文，記錄下當年舢舨番薯交易情形，讓我們得以遙想福德宮周圍熱鬧的景況。

渡船頭福德宮_臺北市文山區永安街9號



所謂「田頭田尾土地公」，如果問在臺灣民間信仰中哪位神明信眾最多、廟宇最常見，那肯定就是被民間稱為「福德正神」的土地公了。作為漢民族普遍崇敬的護地之神，土地公在民間信仰的地位就像是一位親切的「里長伯」，職能從農業到礦業，從商貿到戶政無所不包，但你知道嗎？沿臺北木柵老街直行行至木柵路及木新路叉口，其實還有這樣一座與眾不同，主管渡船人安全的「渡船頭福德宮」喔！

根據當地耆老的口述，這座坐落於小山岩上的渡船頭福德宮，至少有120年以上的歷史。120年前，福德宮所在的小山岩仍是龜頭山山脈的一部分，而一旁的景美溪亦不若今日這般淤積，是一條流域寬廣，所有往來皆須仰賴渡船的大溪。在那個無橋可走的年代，波濤洶湧的景美溪經常威脅渡船人的性命，面對無法抗衡的大自然，世居於此的木柵先民最終將希望寄託於信仰，他們籌資建廟、向

神明祈求保佑，因此，才有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座主管渡船人安全的「渡船頭福德宮」。

自120年前建立以來，渡船頭福德宮便始終屹立不搖、未曾搬遷，但周圍的木柵地景，卻在這兩甲子的漫長歲月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斗轉星移，因為都市開發，昔日的龜頭山早已消失，而景美溪上拔地而起的道南橋，亦使過去先民葬身魚腹的擔憂走入歷史。

就如同現在大家不用去擔心難以渡船，需要祈求平安。隨著時代變遷，信眾前往福德宮的目的也變得愈發多元，而唯一不變的則是那幅廟聯所承載的精神：「福祿並臻民稱順正，德功顯耀世代麻神」。時至今日，渡船頭福德宮仍是當地人不可或缺的信仰中心，它歷經了歲月的變遷，卻始終用它獨有的溫柔，靜靜的守護著這片腳下的土地。